

诗想者书系

如是而生

夏宏◎著



看见挨打的人
发不出的喊声
让夜来照亮
个人的承担
此山在身中
轻重蝴蝶梦
危机，游戏

诗
想
者
书
系

如是而生

夏
宏
◎
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是而生 / 夏宏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4.7

ISBN 978-7-5354-4846-0

I. ①如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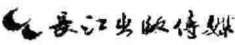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3814号

责任编辑: 沉 河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平面设计: 川 上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8.5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50千字

定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夏宏

摄于武汉大学

随笔、诗歌、文学评论写作者。作品散见于《象形》同人书和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等期刊。籍贯湖北洪湖，1971年10月出生于湖北黄冈。先后就读于湖北大学（1989-1993，中文本科）、武汉大学（2004-2006，文艺学硕士；2006-2009，文艺学博士）。曾供职于国企、媒体，现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。

目 录

上 编/1

新叶/3

人鼠之间/4

看见挨打的人/6

发不出的喊声/8

现在是一项空缺/10

词语的秘密/12

看/32

太阳雨/39

让夜来照亮/41

放大/48

无望者/50

片羽/51

中 编/89

个人的承担/91

生活的理由/94

个人时刻/97

对两重家乡的观望/100

触摸/113

历史的另一种记录/117

苍蝇撼大象/121

话语的背后/126

此山在身中/128

脆弱之处/132

可读性/134

在压抑与堕落之间/137

吃与被吃/139

先锋行列中的自我/151

轻重蝴蝶梦/158

长恨此身非我有/164

心神不宁/172

屋基，并非不言自明/179

下 编/189

危机，游戏/191

上 编

新 叶

在老叶子一碰就掉的时候，新叶子稀稀拉拉地不成阵势，圆桌上的这盆杜鹃丑化着自己的形象，不再温顺地供奉观赏者的美学需要。

新叶子从两个方向散开，靠近窗户的那一边更翠绿，靠近门那一边的更稀疏。看上去，它们遵从于顽固的生长法则，显示出光线的方向和强弱，把虚无化为有形。观赏者也顺从于顽固的审美法则，偏要在丑陋着的杜鹃身躯上催发想象——瞧，好像是不同的光线正在各自生长，而不是新叶萌发着生命。

我曾几次读到过，在野外迷路的人通过植物生长方向的指引，找到了解救之途……人们欣赏植物，就是对它坚定的生长方向饱含着赞美，即使把它放到人群中来，它也不会迷路。相反，人不仅会在植物丛中迷路，就是身处人群也常常茫然失向。

当圆桌上的杜鹃默对着观赏者极不自在的目光时，它是对人生的烦扰报以同情，还是沉浸在对自己出生之地的温暖回忆中？哦，在冒失的闯入者来临之前，那是一片纯然的野生之地，没有美学和植物学，谁也不用作为见证而存在。这盆杜鹃莫非只是在听从于祖先和同伴的召唤，以新叶作答？

一道绿色闪电划过我的脑海，像是要唤醒我神秘的微笑，唤醒那不觉苦痛的泪花。

人鼠之间

一些生命生来就会落入遭人杀戮的境地，比如老鼠。在一只老鼠被人杀死后，所有的老鼠都有可能被杀。人对鼠产生的杀戮意识，早已从生存空间的争夺所致，转化为生理上的厌恶所致，再转化为心理上的习惯。鼠所遭受的这种命运是否公正？我们很少会拿其对人的实际骚扰来精确相衡，它太弱小了，太容易杀之，仅凭此一条，可被杀的理由就充分得胜过所有慈悲者的雄辩。它唯有以超常的繁殖力和对恶劣环境的非凡忍受（自人眼看来，那是它们应得的另一种惩罚），来保持不绝，而这，又正好维系着人的杀戮意识的延续。

城市中的老鼠，不知是过于愚蠢还是过于懒惰，总要与人类比邻而居。也许撞入命运比逃避命运更能令它省去诸多无法承担的惴惴思索，也许它只不过依赖于鼠那一边的一种遗传心理来行事：被杀者的可被杀性反而能造成对杀者的威胁。就像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，前赴后继的送死者，能以愚钝的死亡扼住胜利者对胜利的尽情欢呼。

这种亘古以来的较量，被法籍波兰人基斯洛夫斯基放进一个极小的战场——他所导演的影片《蓝》的一幕中。主人公茱莉在一场车祸中丧夫失子后，独自一人去另一座城市住下。握有杀鼠能力的茱莉在发现了租住公寓里的一窝老鼠后，没有马上进行驱赶或格杀，反倒试图另觅一套房间搬家；老鼠也没有因被人发现而转移住地。她在黑夜里睁大眼睛，听着老鼠的吱吱叫声，辗转反侧。一只生产不久的母鼠，几只几近通体透明的小鼠仔，以生命的呢喃折磨着她不能入睡的神经。她终于去借来邻居的猫，把它关进老鼠安家的储藏室。猫的嚎

声正酣，有人看见茉莉在大街上疾奔，满面泪流……

黑夜里，茉莉的坚韧抗衡不过老鼠的脆弱，脆弱是如此不堪被人忍受。莫非生命的力量不是以其有多强为根据的，倒是应以脆弱为限，以其对脆弱的承受力来作衡量？妻子对喜爱《蓝》片的我说：会如此喜爱，都是你身上的女性气质在作怪。身为一个坦然杀过鼠也从没反对过他人杀鼠的人，我没有开口承认妻子的断定，却也无法在心里默默抗辩，因为我说不清被老鼠的命运逼视出来的“女性气质”究竟是什么。倘若在此把它等同于对生命的敏感、对弱势的关切怜悯、对杀戮意识的忏悔，那么我分明还感到了与之背向而驰的狡黠：企图借此掩盖起杀者对可被杀者的优越感，掩盖住对丧失优越感而坠入脆弱黑洞的恐惧。

楼门口，两名维修工用水泥修葺着台阶，路过的我指着一根下水管的入地处说：能不能把那道裂缝糊上？每天都看见老鼠在这里窜上窜下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在楼道口又碰上一只探头探脑的老鼠，我用力一跺脚，它向下水管窜去。这一次，它没能钻入地下，死劲地在水泥地上绕圈。它忽然停下来，泛着微光的一对小眼，射向了站在昏暗灯光下的我。一时间，我们两个都没有再动弹。

看见挨打的人

现实生活中，杀鼠的场面屡见不鲜，杀人的场面我从未见过。缤纷影视故事里的杀人镜头，演得再“逼真”总归是演戏，连带着让人对纪录片或纪实照片中的此类镜头也生虚幻之感。医学生周树人是在受撼于一部幻灯片的杀人场景（杀中国人，中国人看）后，才成为鲁迅先生的。我还是我，亲眼目睹不能忘却的只是人挨打。

火车在张家界缓慢歇下时，已近午夜，透过厚实的玻璃窗望出去，黑压压的人群潮涌而来。车身微微震颤着。几分钟内，连餐车也被大汗淋漓的人们占满，连过道上都屁股接屁股。餐车的一头却在喧哗中渐渐疏松开来，几名穿制服的人坐围着一名青年。

他背贴车厢站着双手高举。

他脱下衬衣半裸而立。

他跪了下来两手自剪于后。

伴随着装了消音器似的皮带和伸向乳头的火红烟蒂，他的脑袋一直没有低下。

大声的呵斥夹杂着几乎听不见的嗫嚅，好像给弥漫在车厢里的焦虑症打进了一支镇静剂。一名小偷的受审挨打，却令汗臭嘈杂拥挤都变得好受起来——抱怨之声降低了音高，皱紧的眉头趋向平展。没有几个人凑上去看热闹，倒是趴下的脑袋愈来愈多。不可能比他更糟糕了，每一个狭窄的位置都比他的跪处宽敞；旅途上遭受的种种不公，终于通过一具挨打的身体得以补偿。

我不停地扭过头去，希望能够早点结束，希望有个人挤过去说：

就这么定罪吧。这个人始终不出现，时间被拉扯着停在原地，把我的紧张焦虑固定在座位上。其实我希望这个人就是我，可动或不动的理由我都找不到，正义中的非正义，合理中的不合理，我挤不进其间，只是本能地感到难受。

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的运行可以避免人挨打，也没有一条理由能够消解我自己的难受。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忘不了他挨打时竖着的头。一个挨打的人，要么是通过身体的受虐赎买了他的罪过，如果不挨打，他反倒要背着罪走；要么是经受不公的残暴，让这个世界对他欠下债，他不得不为讨回债务而活下去，否则他就已经通过施虐于自我（自闭、疯狂、自杀）而获取了平衡。甚至应该说，不会存在一道什么等式，人挨打了，罪责也就推向了世界、他人。

发不出喊声

一个人出生了，他的喊声就是他的出生证；一个人死去，他的音调先他而逝。活于一个可以比试各种音高的时代，他应衷心欢庆，因为他不必重蹈烈士的命运——在被执法之前还被割断喉管，无法发出殉道的疾呼。那种时代也有其音高比赛，众多嘴巴的参赛条件是：声音必须发自同一个喉管。现在越来越有自由竞技的味道了，只怕喊了出来少人理会，那至少还可以喊给自己听吧。多好，每一个嗓子里都潜伏着一个声音的狂欢节。剩下的困难只是：在诸多需要发出喊声并且无人阻拦的情形下，喊声却发不出来。

这是一位长者的回忆。他在基层法庭任职时，受命为一起强奸案取证。男人直叫冤枉——是这个女人自愿的，我们是在通奸；女人说她在那片野地上奋力反抗，呼救声大得传进了远处的一栋宿舍楼。出于不难想见的原因，没有一个住户愿意作证。办案人员想出了一个实证的办法。他们随女人到事发现场，让她用尽气力去喊，以试候在宿舍楼里的另两位办案人能否听见。女人立在野地，伸长脖子憋红了脸，却没有一丝声音从喉间传出。

这是一位年轻旅行者的经历。“下到谷底的时候，身边已经见不到别的人，我想我可以对着天空或者大山高喊了，这是我在旅途中一直埋藏于心的计划。喊什么无关紧要，只要喊出来就行。当我攒着劲停下来时，突然感到开不了口。这么容易的事，没想到我做不到，只好默默地坐在石头上看风景。”

这是我的童年。夏夜里的我睡不着，外出的父母迟迟不归。听着

窗外虫子的轰鸣——其实现在的我可以矫情地把它形容为“夜的轻歌”，听着呼啸的空穴来风——那也可以被称作“大地的呢语”，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一串爆破音逼向了舌尖。可我听见的只是一名六岁男孩的低声抽泣，他把“爸爸”“妈妈”这两个尽可发音的称谓悄悄渗入不会应答的枕头。

我们羞愧于为自我的命运而喊叫，正如我们从本性上羞于扮演自己。我们原以为永恒的法官、自然和父母是我们的观众，但当喊声将起时，便发现他们只是布景，唯一的忠实的观众叫作自我。喊声的每一次逃遁都是演员与观众的分离，因为分离了，不得不相互注视；那么需要多大的痛或欣喜来当头棒击，才能在喊声中将两者重新同一？或许，只有相互遗忘了，才能无望地呼喊出“救命”。

现在是一项空缺

一位女孩死了，就在“五一”长假到来前，一个阳光照耀着的上午，她自杀了。消息传来，抽走了我情愫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，我生活的这个世界一下子变成了她的遗物。

她以死走进了我的生。我回忆起曾几次看到过她的名字，我经常走过她上班必经的马路，甚至我们可能曾经相互在眼眸里一闪而过。还有，一个月前，我受困于自己虚构的一个故事，现在我震惊于我的虚构与她的命运重叠在一起。即使如此，我还得以伪饰的态度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，尽量不让烦躁不安的空虚感在人前表现出来，因为在她生前，我们是两个陌生人，现在仅仅只是她自杀的消息让我知道她曾经活过。我懂得，她中断了自己，而生活在继续，每个相关者和知情人都须在此事件中表现得恰如其分，议论的去议论，悲痛的去悲痛，忏悔的去忏悔，生活才能顺畅地从疤痕上流淌过去。“万事皆空”的另一种说法，就是生活永远对人保持着陌生人的形象，当我们回忆或想象起曾如此这般时，如此已经把我们抛在了身后。人们愈是在事后说到“倘若”（倘若是我，倘若有人……），反而愈表达出当时被无可挽回地“通过”了。

不少谈及自杀的文章透露着这样的道理：只有他人的死才能唤醒自己的生，而主动赴死最能让人看到精神的高贵存在。我也一直以为，不仅在回忆和想象中，而且就在我们的现实活里，有一个高于肉身的存在统摄着我们，它显现为尊严、道德或者爱情……显现为我们在某些时刻体验到的超生越死的精神崇拜，若未经它的许可，生和